

烟雨楼

YANYULOU

旧乡夜火

■郭华悦

旧日的乡间，一入夜，天地便沉落在一片浓稠的漆黑里。可这片沉沉暗夜之中，总不时透出点点细碎的微光。那光亮忽明忽暗，若隐若现，像零星浮动在夜色里的星火，待脚步走近，方才看清是盏乡间灯笼。

寻常日子里，乡里人极少提着灯笼夜行。近处的邻里街巷，日日往来早已熟稔于心，哪怕夜色沉沉，摸黑缓步前行，几步路的距离无需灯火照亮。而远路的乡人，终日躬身劳作，身心早已疲惫不堪，入夜后唯愿早早歇息，更不会趁着夜色串门闲逛。旧时提灯赶路，大多是不寻常的时刻；或家中突发急事，不得不连夜奔走；或有难言的琐事，不便在白日人多

之时言说，譬如登门借钱借粮。人们便借着沉沉夜色的遮掩，手提一盏灯笼，携着微弱灯火，悄无声息地奔赴前路。

灯笼的微光，是旧时乡夜里最常见的烟火，而屋内的光亮，则来自一盏盏煤油灯。

农家人生性勤俭，终日辛劳，入夜之后便早早熄灯安歇，事节俭，就连点灯耗损的煤油，也舍不得浪费。夜色深沉之时，村落大多静谧幽暗，唯有零星几间茅草屋，会透出一缕昏黄柔和的灯光。微弱灯火摇曳晃动，灯下或是寒门学子伏案苦读，借微光深耕学识，不负光阴；或是慈母低头缝补，一针一线修缮衣衫，守护家常暖意。点点灯影，藏着乡间最动人的温情。

临水而居的水乡村落，还有

另一种灯火——悠悠摇曳的渔火。

水乡之地，河渠纵横、水网密布，悠悠碧水穿村而过。入夜之后，一叶叶小舟浮于粼粼水面，船头点亮一盏渔火，伴着水波轻轻荡漾，随着船身起伏伏伏，在漆黑的水面点开细碎光晕。这点点渔火，不独为夜行照明。水中鱼儿有趋光的天性，夜幕之下，便会循着光亮成群聚集。一盏渔火，既映亮漫漫水途，又静待鱼虾聚拢，守船待渔，一举两得，成了水乡夜色里独有的灵动景致。

除却灯火、渔火，乡间还有一抹质朴的草木星火，那便是艾草火绳的微光。

乡间草木繁茂，蚊虫滋生，而遍地从生的艾草，便是天然的驱蚊好物。乡人趁着晴好白日，将

鲜嫩艾草采收晾晒，待水分干透，便细心拧成紧实的火绳。入夜之后，取一只旧铁盒，将艾草火绳盘绕其中，轻轻引燃。点点星火在夜色里明明灭灭，微弱的火光不张扬、不热烈，却绵长持久。清苦醇厚的艾香随风飘逸，萦绕在村巷屋舍之间，整座村落便浸在这温润的香气里，清冽绵长，醉人入心。

如今乡村早已灯火通明，霓虹路灯、万家灯火将夜晚装点得璀璨夺目。可这般随处可见的明亮，规整刻板、千篇一律，少了旧时夜色的灵动与韵味。那些散落在旧夏乡间的灯笼微光、煤油灯火、水上渔火、艾草星火，明暗有致、各有风情，藏着最纯粹的乡土诗意，是如今万般璀璨灯火，都换不来的风情万种。

酸奶粽子

■潘城

从哈密到乌鲁木齐，商业街上到处有卖酸奶粽子，无暇细看，也总是缺少“肚量”。何况出生嘉兴的我，总有些“粽子中心主义”，对于各地粽子的态度难免有些托大。

听了卖干果的维吾尔族美少女的指导，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名叫“双鹅”的和田饭馆味道不错。在那里，除了新疆的卤鸡和卤鹅，我终于了解了酸奶粽子。

那其实是一道甜品，全无粽子之形，但仍以糯米饭铺底，然后

盖上厚厚的酸奶，酸奶上再淋浓浓的蜂蜜。若再进一步，可以放上各种甜蜜的腌制水果，而成无花果粽子、蓝莓粽子、葡萄粽子，还有一种更富西域风味的温梓粽子。温梓俗称新疆木瓜或新疆梨，其实与木瓜和梨都无关，是产自西亚、中亚的蔷薇科果实，生吃酸涩，多制成果酱甜食。

吃上酸奶粽子，后悔早就该吃！新疆的一切都是浓的，肉类、香料、瓜果、馐，还有维吾尔人的性格，是该有一款经典的甜品，浓浓地压住这一切。

与我同行的程亮兄是研究粤

菜文化的学者，看得多，吃得少，向来儒雅的他一路上拍疼大腿，只因在吐鲁番时来不及去考察阿斯塔纳古墓。那个神奇的千年公墓，几乎是唐朝人生活的缩影。其中就出土了一千多年前的粽子，不过那几个粽子并非食物，而是端午节给儿童佩戴的竹篾编成的粽子形饰物。却可见那时的高昌古国在唐代也过上了端午节，自然也吃起了粽子。

这家“双鹅”餐厅是和田人开的，而新疆的酸奶粽子则源于和田，难怪菜单上给了较大的篇幅。各处所见“维吾尔酸奶粽子”

是招揽游客的说法，其实新疆的各民族都吃，并不限于维吾尔族。而和田人称为“唐粽子”，足见其是从丝绸之路上传来此地，并被深度改造了。

我们常常关心那些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汉地的饮食，其实交流一定是双向的。时至今日，没人会把司空见惯的葡萄、哈密瓜和羊肉串看作是异域美食了。同样，我问了好些新疆司机，也没人认为酸奶粽子有什么南来的基因。

从敦煌出西域到天山，南疆是农耕与游牧交融的地方，酸奶与粽子的结合是一个千古的明证。

夏雨洗尘心

■朱云彬

夏季的天，是随性的，方才还是满目燥热、流云慵懒，转眼便积起漫天阴云。风穿过枝叶的缝隙，携着几分清凉掠过街巷，一场夏雨，便伴着长风，如约而至。

雨前的天空如墨汁漫过，云层最浑凝的地方几缕鱼肚白似的光束灼然射出，挤开了巴掌大的地方，转眼间，那突破口上便闪出一道银色的闪电，照得天地间刹那亮了一亮，又复归了阴霭。炸响了几声闷雷后，雨点如鼓点，自上而下，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，由远而近，轻轻重重轻轻，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，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，仿佛是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“下雨了”，雨水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和灰键，仿佛是一支演奏的乐队，顿时把晌午奏成了黄昏。

夏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



本报资料图

队，从记忆的彼端响起。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，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。

看看身边的世界：雨脚在欢跃，劲草在狂舞，地上布满树叶、芦花，洁白的、轻飘的；又如晶莹的碎玉，溅了开来，铿然有声。

雨后，我站立阳台上，天色阴暗，仿佛是一批调皮顽童淘气地撒下一抹烟灰，顷刻间，让整个天

地烟尘满面。

人生的许多往事都尘封在记忆深处。在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下，当思想的旷野中疾速地掠过一阵夏雨之后，某些记忆就破土而出。

四十年前，我在农村生活，每年夏收夏种是夏雨最集中的时节，我和村民们常常急切而紧张地站在涝沔的夏雨中“双抢”，渴

盼着早日完成夏收夏种任务。周围插秧的女同胞，她们的长发已被雨水淋得淌起水来，衣服也陷下去了，有了一道道美丽的曲线。

夏雨一停，男人们脱去湿透的上衣，裸露出宽阔而结实的胸膛。女人们只好拧一拧衣衫，用自己的体温去烘干干湿透的衣衫。记忆中，每年夏收夏种我们的衣衫总是湿了干，干了湿，一天下来总要历经无数次往复，整套衣衫被雨水和汗水渗透得臭不可闻。但大家有的只是一股把农活干好的劲。

如今，田成方、路成网、渠相连，智能传感设备如哨兵般静立在沃野中，“双抢”已成为村庄的历史。

人生，不知要经历多少次夏雨的侵袭。如果我们一味地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大好青春就在风雨中消逝而有了无痕迹，那才是真正的可惜呢！

烟火三水湾

■华智慧

从甬里街拐入东塔路，就到了老嘉兴人口中的三水湾。这是由周边四条马路围起来的一片老城街区。据说过去有三条河流在此交汇，才得了这么个名字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也没有时髦店铺，甚至没有江南水乡的风华雅致，有的只是寻常日子垒起来的人间烟火。

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就在三水湾买了房，安家落户，一住就是七八年。在三水湾，多了些以花木为名的小区——石榴坊、银柳坊、天竹坊、枫杨坊、牡丹坊……一时间仿佛闯进了百花园，单听名字，就觉得花香四溢。在最初落脚的那段时间，我常常因概念混淆而不得家门，属实闹了不少笑话，实在是分不清这些花木小区究竟有何不同。

住在水三湾的那段时间，每一天都是从菜场的喧嚣中苏醒过来的。天刚蒙蒙亮，菜场就敞开了大门，成了整片街区最热闹的地方。提着布袋子的老人，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的中年人，挎着篮子的街坊，熙熙攘攘汇入人流。菜场里，蔬菜沾着露水，河虾活蹦乱跳，肉摊老板麻利地分割鲜肉。我每次最先逛的，是北侧一排排开的本地农户摊位，自家种的时蔬尚带着泥土的气息。遇上熟面孔，总还能聊上几句，末了还会多添几棵青菜，递上一把小葱。要是几天不去光顾，保管会问长问短，似乎买卖已不只是一场交易，更像是熟络的邻里相逢。哪怕如今已经搬家离开，每逢过年过节需要大量采购时，还是会首选三水湾菜场，多年的习惯早已积淀起绵长的乡愁。

如果说三水湾菜场是“集大成者”，那么对面的天竹路，则是另一番“小家碧玉”的风情。这条不过百米来长，三四米宽的街巷，云集了餐馆、超市、水果店、服装店，全是过日子离不开的烟火行当。路东头的老鸭粉丝馆，一家人吃了那么多年，一直还是那个味道。隔壁的夫妻杂货店，男人还会配钥匙，女人还能补衣服，多门手艺在手，也方便了住在附近的人。曾经，天竹路附近的叫卖声，一度盖过了对面菜场——只因这里租金更亲民。如今这条路上，还多了奶茶铺、生鲜超市、中医养生馆……小小的螺蛳壳里，道场越做越大。

随着人气汇聚，东塔路沿街的一众商铺，也跟着火了起来。大名鼎鼎的三水湾“神腿”，只做下午半天生意，却不知俘获了多少人的味蕾，每次路过，我都会加入排队

的行列，捎带几个回去解馋。刚出炉的老字号大饼油条，成了人情味坐标，养活了店家几代人，也养活了无数的深夜打工族。当年座无虚席的烧烤夜宵店，门头挂着的霓虹灯，至今仍会准时亮起……

于我而言，三水湾早已不只是一个地名，更是生活本身。在这里，我看过四季更迭，也看过晨昏流转。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只有我日日亲历的平凡：是菜场的烟火，是街坊的笑脸，是早餐铺的热气，是放学路上的喧闹，是夜色里一盏盏归家的灯，这份温润日常，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珍贵。

岁月流转，当我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再回到三水湾，我发现，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，不只在风景名胜，更藏在这样寻常的街区。一代代人在这里安家，在这里老去，烟火岁岁不息，人情代代相传。三水湾，藏着嘉兴最鲜活的市井底色。

“像”是最麻烦的事

■姚孝平

今年夏天，我脚上莫名地长了湿疹，瘙痒难耐。涂了不少药膏，皆无效果，很是苦恼。看到有网友发帖，称农村常见的马齿苋煮水后服用，有治疗湿疹之奇效，不复发，还能消痘止痒。马齿苋这名字我早就听过，却从没摘过，也未吃过。于是，我不顾暑热，拎上一个袋子，直奔城西某城乡接合部。

这里原是农村，几年前拆迁，建了小区，但路边不规则的土地上还种着毛豆、番薯、茭白，也长满杂草。我拿出手机比对，图片上的马齿苋，叶子扁平肥厚，似马齿状；茎呈暗红色；全株匍匐生长。资料显示，马齿苋可入药，有清热解毒、降血糖、抗氧化等功效，也是一味农家菜，可凉拌，也可放肉、胡萝卜炒，还能包馄饨、饺子，深受人们喜爱。

我寻了许久，见到了长茅草、狗尾巴草、观音草，却始终未见马齿苋。身上满是汗水，干脆坐在一块草地上休息。低头时，猛然看见不远处有几株青草在风中摇曳。难道是——马齿苋？我掏出手机，又仔细查看，果然是。终于看到你了。我赶紧起身，拿出剪刀，一顿狂剪。忽一骑三轮的老妇飘我身边，问：“小伙子，你挑日本草干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：“什么日本草，我挑马齿苋。”老妇笑笑，说：“这就是日本草，你看我三轮车里都是，刚割的，乡下到处都是，给羊吃的。我活了82岁，还能骗你？”

我停了手，疑惑地向老妇的三轮车投去目光。果然，里面堆满了青草，像小山一样。我走过去，拿出袋子

里刚剪的“马齿苋”一比，的确一模一样。我只得苦笑，说自己弄错了。老妇笑笑，身子往前倾了倾，悠然离去。

额头滴汗了，我顾不得擦，赶紧掏出手机查阅。日本草，又叫“喜旱莲子草”，开白花，日军侵华时期传入中国，作为马匹的饲料。日本草广泛生长于中国南方地区，其繁殖力特别强，常挤压其他物种生长，又不易清除，割完后几天又茂盛了，严重破坏生态平衡，为农民所恶。因为日本草的茎叶和马齿苋差不多，而且又没开花，所以我误以为了就是马齿苋。实在太像了！我想弄错的不会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扔掉了日本草，但仍觉可惜。我想着自己辛苦了小半天，难道没一点收获？好歹它长得像，是我区分了许多草的种类后寻得的，总要派点用场吧？瞧，人有时候就是靠这点可怜的安慰作用活着。

“像”是最麻烦的事，因为可以以假乱真，制造无数事端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就有真假美猴王、真假唐僧、真假乌鸡国国王的片段。《水浒传》里，也有真假宋江、李逵李鬼的故事。文学作品中，“真假”被立为一种创作模式，模仿者众，特别能吸引读者。

“像”又被某些商人开发为生意。市场上各种山寨版产品层出不穷，从吃到用，无孔不入。这种山寨货也广有市场，因为像，一些人买了就舍不得丢弃。舍不得扔掉疑似马齿苋的日本草，多少折射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对待山寨货的某种心态：明知是假，有时不肯放弃，仍希望它发挥正品的效用。